

超能力战记

郝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【内容简介】

到站了，不应该呀，是临时停靠？正疑惑间，广播里响起了列车服务员轻柔的声音：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：目前列车由于特殊情况，将停留20分钟。没有特殊原因请不要下车，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大家谅解……”



目录

CONTENTS

超能力战记 CHAONENGLIZHANJI

第01章 逃 跑/2	第18章 傀 儡/101
第02章 血 路/7	第19章 寻 觅/107
第03章 神 话/12	第20章 慌 乱/112
第04章 偶 遇/19	第21章 青 龙/116
第05章 愤 怒/26	第22章 战 斗/121
第06章 阴 影/32	第23章 乱 性/126
第07章 旧 友/37	第24章 黑 暗/131
第08章 敌 人/42	第25章 光 明/135
第09章 生 活/47	第26章 怨 气/141
第10章 野 心/53	第27章 失 恋/147
第11章 神 剑/58	第28章 梦 境/151
第12章 冲 动/64	第29章 陷 阱/157
第13章 思 索/69	第30章 自 白/161
第14章 邪 神/76	第31章 陨 石/168
第15章 远 古/82	第32章 未 来/173
第16章 决 意/87	第33章 离 别/178
第17章 金 龙/94	第34章 未 知/184



第35章	入 梦	/189
第36章	寒 冰	/194
第37章	现 实	/200
第38章	撞 击	/205
第39章	相 聚	/211
第40章	新 生	/217
第41章	迷 惑	/222
第42章	胁 迫	/227
第43章	死 神	/234

第44章	无 力	/240
第45章	守 护	/245
第46章	迷 雾	/250
第47章	迷 幻	/256
第48章	归 乡	/262
第49章	审 判	/267
第50章	涅 槃	/273
第51章	希 望	/277

虫战士篇 *CHONGZHANSHIPIAN*

281

第01章	序	/282
第02章	灵 魂	/283
第03章	生 命	/289
第04章	迷 梦	/295
第05章	肉 盾	/299
第06章	信 念	/305

第07章	寻 觅	/311
第08章	噩 梦	/316
第09章	圈 套	/321
第10章	日 记	/326
第11章	湮 灭	/331



超能力战记

CHAONENGLIZHANJI

逃 跑 | ТАОПАО

1978年，一个平凡的城市，被引入了一场千年之战。

韩风坐在通往北方的火车上昏昏欲睡，大学刚毕业的他现在心早已回到家乡。

夏令时那一个小时的调整使得太阳落山变得很晚，人们期待着入夜，好能得到更好的休息。

在韩风身边放着一本《古代神话故事研究》，翻开的页面是他刚刚读过的情节：

蚩尤族：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“轩辕乃修德振兵，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羆貔貅獬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。三战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依附杀蚩尤。”

蚩尤址：《水经注·卷十三》涿水条记：“涿水出涿鹿山，世谓之张公泉，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……《魏土地记》称，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。泉水渊而不流，霖雨并侧流注阪泉。”

蚩尤冢：《皇览·墓冢记》：“蚩尤冢，在东平寿张县阡乡城中，高七丈，民常十月祀之。有赤气出如匹绛帛，民名为蚩尤旗。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，大小与阡冢等。”

蚩尤祠的记载，见于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秦始皇东巡游，封泰山，禅梁父，礼祠齐八神。八神之中，“三曰兵主，祠蚩尤。蚩尤在东平陆监乡，齐之西境也”。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。又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东郡寿良县条下记：“蚩尤祠在西北（涑）上，有胸城。”汉东郡寿起兵之时，“祠黄帝蚩尤于沛庭”。秦时沛县，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。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……



最后一点阳光被黑暗吞噬，车内的灯光也没坚持太久，整个车厢安静了。列车在黑暗中飞速行驶着，那有节奏的“嚓嚓”声是让人们入睡的最好的摇篮曲。

车辆好像进入了一个隧道，车厢里能听到清脆的回声。韩风从蒙胧中醒来，拉开窗帘想看看车外的景色，映入眼帘的却只有那无尽的黑暗。

回声坚持了很长时间，如此长的隧道究竟通向哪里？这趟列车韩风已坐过10次有余，并没有如此的记忆，难道更换路线了？

经过了大约1个小时左右，车速渐渐慢了下来，前方能看到站台那边星星点点的灯光。

到站了，不应该啊，是临时停靠？正疑惑间，广播里响起了列车服务员轻柔的声音：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：目前列车由于特殊情况，将停留20分钟。没有特殊原因请不要下车，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大家谅解。”

20分钟？时间挺长嘛，韩风信步走到车厢的一端，车门紧紧关闭着，该车厢的司乘神情紧张地在车门处站岗。他好奇地问：“请问，这是哪一站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。应该是个临时站点，列车长通知过没人上车的话不要开门。”

韩风看看门外，的确有些异常。照常理来说，在列车停靠站的每节车厢门口总会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等候，但在这个车站则是空无一人。

“看那儿。”他用手指向站台入口，“有人来了。”

一个穿着白衣的小孩冲了过来，司乘打开了车门。那人一个箭步窜上车，拼命喘着粗气。

“快……快……快开车……”她一脸的惶恐，不断催促说。

这时韩风才看清楚，这孩子不过十岁左右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身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手中紧紧抱着一个盒子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，票呢？”司乘话没说完，就软软地倒在地上，一把长刀贯穿了他的胸膛。

刀拔出，血花四溅，持刀者身着黑色风衣，绿色面孔，手上和脸上都在不断滴着一种绿色液体，看起来恶心之极。



虽从没见过这种情景，但求生的本能仍驱使韩风作出防卫的动作，他立刻把身上的书包挡在胸前向后退却。那持刀者并未继续攻击，反而回身砍去，刀和锁链两种武器相碰，发出震耳的响声。

站台上不知何时来了一大批人，围住了持锁链者。被围之人毫无惧色，锁链扫到之处非死即伤。

车上熟睡的人都被这响动惊醒，当他们看到窗外的时候各个眼中都露出恐惧之色。列车长大概也看出情况不妙，车厢震动了一下，准备离开。

“哥哥。”女孩儿用力搂住韩风的大腿，紧张地看着门外。

持锁链者手中的锁链飞舞，眨眼间在他周围倒下一片死尸，他也好像体力不支，跪倒在地上。

见此情景，女孩儿放开韩风冲出门外，韩风担心那女孩儿安危也跟了出去。就在他踏出车门的那一刻，身后一股强大的气流袭来，整个人被气流吹起，重重地栽倒在站台上。回头一看，他所在的车厢窗子上尽是鲜血，不知里边发生了什么事。与此同时火车开动了，他挣扎着爬起身，火车已从面前飞驰而去，他被抛弃在了这个充满恐惧的无名小站上。

“轰！”的一声，远处一片通红，火车消失在火光中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：那火没有持续燃烧，而是很快熄灭，铁道线上空荡荡的，只看到长长的铁轨通向远方。

昏黄的路灯嘶嘶地叫着，到处弥漫着难闻的气味，不知何处传来的哀鸣声此起彼伏，连绵不断。

一座被废弃的城市，一群被污染的人如僵尸般在城市中游荡。韩风和白衣女孩儿在黑暗中奔跑，这是按照持锁链者所——白龙指引的方向，寻找城市另一个尽头的车站。

前方有人堵截，他俩只得拐进一条胡同。胡同的尽头也可能有追击的人，白雪拉住了韩风，指了指路左侧，在那边能看到一扇虚掩的小门，他俩急忙闪身进去，把门锁死。

利用窗外的那一点点灯光无法看清屋内摆设，只能通过房间内尘土的气味感觉出这所房屋已经被人抛弃很久。

韩风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灯绳，却被白雪及时阻止：“千万别开灯，会把他们招来的。”

不能开灯？韩风回想起刚才经过之处的确没看到楼房内有灯光，这是为什么？

“现在这一片儿已经没人住了，都死光了。那些追我们的都是变异人，他们根本不需要灯光。”

他觉得很是奇怪：“那供电系统又是从何而来？”

“是这个城市另一端的电厂供的电。”

白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……他们虽然变异了但是神志都清醒，还在勉强让这个城市运转着，只有她才可以改变这里，她是这个城市唯一的希望，你一定要把她带出去……”

他很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没有事？”

“因为我天生就不怕啊。”白雪回答，“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那群人才要追我，说吃了我的肉就可以恢复正常，我妈妈就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她们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韩风听到了她的抽泣声，赶紧把她揽在怀里。

白龙的声音再次响起“……你一定不要和其他人接触，除了我和另外几个完全变异的人之外，其他人都会把病菌传给你的……”

完全变异，什么是完全变异？刚才看到的就好像武侠片一样，是不是完全变异了就会武术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？

白雪凑到他耳边轻轻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能看到很多和你一样的人，但是他们都看不见，他们还说，只有我才能离开这里。”

白龙的声音仍在继续“……她能让这里连上外界，所以我们才想到利用铁路离开，这样不但快还不会让其他人也趁机跑出去……”

韩风看看腕上的表，带夜光的表针指向了12点半。

“半夜了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那个车站离这儿远吗？也没个公共汽车，要跑到那儿肯定累死。”

“没事的，我哥只是故意这么说的，等那群人跑远之后咱们还回去。”

“噢，那你哥呢？”



“我哥厉害着呢，他肯定把那群人给引开了，过一会儿就可以了。”

韩风抬头看看窗外，马路上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
“现在咱们出去吗？他们都走光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哥说他们有耳朵特别尖的，让我躲一阵再说。”

他用手摸着兜里那封厚厚的信，想着白龙的话。

“……我有预感能碰上像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专门写了一封信，关于这个城市所有的事情全在这信上，你回去看看就明白了……”

这儿真是个恐怖的地方，我能不能活着出去？他惴惴不安地想着。

白雪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紧紧地搂着他说：“哥哥你不用害怕，白雪会保护你的。刚才我提前打开了隧道，所以才发生了那样的事，这次我想好了一种方法，肯定没事的。”

时间飞快地跑着，转眼半个小时过去，白雪拉着他的手悄悄离开了屋子，小心翼翼回到火车站台。

尸体消失了，连血痕都没有，要不是柱子上武器击打的伤痕，很难想象到刚才在这里曾发生过激斗。安静的站台带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白雪眺望着铁轨伸向的远方，韩风也跟着看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。

“坏了。”白雪忽然打了个冷战，“他们回来了。”

正说着，就听到了候车室里发出剧烈的打斗声。

“怎么办，回去看看吗？”韩风问。

白雪摇摇头说：“我看到了火车的灯光了，咱们得赶紧走了，我哥说过他没问题的。”

火车的灯光？哪里有？韩风莫名其妙地四处张望着。

白雪用力抓住他的手，一阵刺痛传来，他还没来得及甩开，就看到一列火车从黑暗中冲入，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一声呼啸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眼前的景色变了，他发现自己站在车厢里，白雪正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火车驶出了那座被遗忘的城市。

| 血 路 | XUELU

1 个小时前。

白龙紧紧握住手中的武器在黑暗中注视着，直到韩风和白雪拐进胡同为止。他点了点头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

一群人尾随而至，向胡同涌去，消失在另一端。他侧耳听着，那脚步声在寂静的黑夜中格外清晰。

不对，似乎有什么异样。嘈杂的声音中，他发现了一点问题：有人在迟疑。

一个人从胡同口走出，四处张望。他赶紧藏到墙后，但是杀气越来越近，他非常清楚自己被发现了。

逃白龙拔腿就走，那人紧追不舍，听脚步声不是等闲之辈。手腕上不断滴下的绿色液体让人想跟丢都难。

“一定要把他引开。”白龙想。

突然，追踪者的脚步停了，不好的预感涌起。

难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是继续跑还是回去看看？他的心始终放不下他妹妹。

他终于在破烂的车站门口追到了敌人，此时白雪已走入站台。

锁链飞出，两人展开了激斗。那人异常敏捷，不断在墙壁上游走，窜上窜下，白龙一时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

此时，另一个黑影闪过，直奔站台。

白龙心中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抛开对手冲向站台。

火车拉着长笛在站台前飞驰而过。

已经逃脱的韩风深深喘了口气。刚才发生的事就好像一场梦一样，可旁边的这个小女孩儿可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由不得他不当真。现在



他想知道的是：这是开往哪里的火车？

半途上车没有被发现是值得庆幸的事，但没有票可是个大问题，来检票的话该怎么说。前一站和目的地都不知道，补票的话也应该能说出从哪儿上的车才对，但是……他全不知道。

最好是在一个小站下车，一般小站下车都不查票的，但愿车到下一站之前没人检票。

白雪突然拉住他的手，示意他跟着她向前一节车厢走。

去补票么？他跟着白雪拼命向前面的车厢跑，跑了一节又一节，直到最前面的车厢门再也无法通过为止。看门的乘务员说：“前边是卧铺车厢，不能过了。”

“列车长在吗？我想补票。”韩风说。

办好了手续，两人找了个座位坐下休息，白雪很快就靠在韩风肩头睡了，韩风则打开了白龙的信件，利用门口过道那微弱的灯光仔细看起来，那是白龙的一页日记：

12年前，“文革”动乱开始的年代，各地风起云涌，群魔乱舞，南方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城也被卷入了这场浩劫中。

在“破四旧”的号召下，城里唯一的一座坟必须要铲平。

那座坟在一所古庙里，不知是何时何人所建，坟头光秃秃的无人祭奠。庙中的和尚早在战争时代就或死或逃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无人再入庙中弘扬佛法，平常也就是附近的居民有信佛的偷偷跑来清理一下。据坟前碑文记载，这座坟中葬着一个恶魔，任何人不得打开，一旦坟破，恶魔将降临人间。

红卫兵小将天不怕地不怕，组织起一伙人扛着锄头、铲子、锤头就来掘坟。

人们七手八脚用绳子把碑石捆绑结实，20多个人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把石碑拽倒，只得用铲子来挖碑边的土，一下子挖下去一丈多深，居然还没有挖到石碑根部。最后他们一气之下用大锤猛击石碑，将石碑露在地上的部分打断，塞进挖出的坑中。

吃过晚饭后人们故技重施，把古坟的坟头砸成了八瓣儿，发现里边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

“一定在地下。”有人提议继续往下挖，看看有什么“封建残余”，这个主意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。

就这样，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，终于将埋藏于深处的一种病菌发掘出来，传染了整个城市。人们想逃，却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仿佛被一堵巨大的墙围住，谁也无法逃出。墙的那边是虚无缥缈的空间……

在国家的档案记载中，只记录了这样一句话：“……这所城市突然在地图上消失，凡去该城市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全部杳无音信……”

被困在城市里的人只得把希望寄托于那座石碑，经过研究摸索，大致知道碑文的残余内容：“……当恶魔降临人间，必有人能冲破牢笼，于逐鹿山取得我族神剑，消除恶魔。神剑拔出之时，即是王转世之时，王会释放他的愤怒……”

而我和白雪，就出生在这个小城中。从出生起，我就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，但随着身体的逐渐变异，我知道，我也会和这座城市一样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存在。可是我的妹妹白雪却不会变异，父母把她看成了希望，而我的任务也就被确立，我将永远保护我的妹妹。

看完信件，韩风出了一口长气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白龙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。他扭头看了一下白雪，白雪却突然从他肩上抬起头来，用小手紧紧攥着他的左手，不断地哆嗦着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车头太危险了，车就该停了，赶紧下车吧。”

声音虽不大，但在这寂静的环境下韩风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，果然如她所言，车戛然而止，又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站。

列车员刚把车门打开，车厢就拼命震动起来。白雪拽着韩风就往下冲，韩风也意识到有些不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远远的车厢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，模糊的灯光照耀之处，有液体大面积地喷在窗上。

恐惧，只有恐惧，他知道，列车上的人已经凶多吉少。他的身体有些不听使唤了，突来的变故令他颤抖不已，幸好有白雪在一旁鼓励，才使他有勇气拉着小女孩拼命逃跑。

白雪毕竟太小了，体力完全不够，只得对韩风说：“哥哥，抱抱我好吗？我太累了。”

韩风刚抱起她，就听见她的低语：“千万别回头，趁还没被发现快



点跑啊！”

韩风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立刻撒腿狂奔，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没时间过多考虑，他害怕身后会有魔鬼追来。

沿着轨道跑了很长一段路，他居然没有感觉到疲劳，这时白雪说：

“可以了，他现在追不上了。”

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原先车站的位置火光冲天，将黑夜映得一片通红。

又躲过了一劫。他长喘一口气，抱着白雪离开了轨道，摸索着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。

东方出现曙光，他发现自己在一处居民区内。

摆摊儿的出来了，他摸摸口袋，只有父母寄给的50元钱和20斤全国粮票。他犹豫着，这些钱和粮票能否支持到回家？

“和我哥给我的东西一样哦。”白雪从兜里摸出一叠票子，“我哥说到外边要用这个，你看看有用吗？”他接过来一看，全是五市斤和三市斤一张的全国粮票，粗略算了算有好几百斤。这下不用愁了，于是找了个炸饼铺子，开吃。

早餐时，韩风知道了白雪的年龄只有12岁。父母在她懂事时就因为保护她而被杀，是哥哥把她带大的，并且一直努力做她的保护神。至于那个城市的故事也从白龙的信中了解了个大概，在那个肮脏的世界里，只有白雪是一尘不染的。

这一时刻，韩风意识到了任务的艰巨性，从此以后，他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抚养一个孩子，无法推托。当他抬起头看到白雪那充满恐惧不安又渴望期待的眼神，他被彻底征服了，被白雪所征服，也被命运所征服。白雪好像是他命中注定的女神。

追杀他们的人应该还在附近，韩风的神经仍旧保持高度紧张。他有点伤感地看着面前的孩子：这样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“杀”的含义，并且亲身经历了充满死亡气息的童年，直到现在还被追杀，真的非常令人同情。

“哥哥，我吃饱了，咱们回家吧。”小家伙恢复得倒是挺快的，韩风抖擞抖擞精神，牵着白雪的手，走上一条铺着红砖的小路。

“对了，你刚才说回家，难道还想让我带着你回去吗？”韩风问道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白雪停下了，头低得不能再低，“哥哥真坏，知道我不能再回去了还这样说。我当然是想去哥哥家，行吗？”

唉！的确是惹上麻烦了，其实早知道会是这样。韩风用力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：回家后该怎么向父母解释呢？但是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如果不甩掉那个“追杀者”的话，我是绝对不能回家的。不然肯定会给家人带来伤害，现在就当做是旅游吧。

红色的路，红色的墙，红色的天。清晨的阳光无法穿透浓密的云海，就将它最引以为傲的颜色涂到云上，让看不见它的人心里得到些许的安慰。

黑色的噩梦带给人一场赤色的游戏，这游戏将在一条鲜血铺就的路上完成。

| 神 话 | SHENHUA



差不多绕遍了半个中国，韩风才回到了家乡天津市。

他说服了父母，开始和白雪共同生活。后来由于他的工作原因全家迁到了唐山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他认为已经彻底摆脱了危险。

10年后，韩风和白雪结婚，又过了3年，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为了纪念那个清晨，他们给孩子起名为韩旭，并且希望他永远不会卷入黑暗之中。

孩子慢慢长大，从小便展示出了智力上的天赋，2岁开始识字，3岁就能和他爷爷下象棋了。不过在超能力方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，大概没有继承他母亲那非凡的力量。可他母亲并不这样认为，时常对韩风说：“孩子继承了你的力量呢。”对此韩风总是一笑置之，认为白雪是在取笑他：“我能有什么力量啊？莫名其妙。”

是祸躲不过，就在韩风以工作为由将孩子交予父母看管后第3年，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一天中午12点下班，打开锁住的家门，却发现屋里坐着一人。

是他！虽然只见过一次，但他的相貌韩风一生都不会忘记。那高耸的鼻梁，寒气逼人的目光，闪着绿光的手臂，还有那仿佛会给人带来不幸的阴森的气息。

他嘴角露出的还是那种惨淡的笑容：“好久不见了，现在还好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韩风稍稍舒缓了一下情绪，“我和白雪结婚了，现在一切都很好。”

“哦，那祝福你们了。你们走后我也想办法出来了，然后一直在找你们，17年啊，总算让我找到了。”他感慨一番，韩风也跟着叹息不

已。

白雪也回来了，看到哥哥来了，非常兴奋地扑了上去，与来者搂在一起。

家人团聚，韩风自然高兴万分。他赶紧冲进厨房，拿出上好的茶叶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一壶香气四溢的茶水。

屋里传来白雪的声音：“哥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端茶。”紧接着便看到她的身影闪入。

“情况不大对劲儿。”白雪阴沉着脸低声说，“那不是我哥哥，是敌人。”

还没等韩风反应过来，白雪拉开窗户，挽着丈夫的手臂一跃而下。

二层楼不算高，但也把毫无准备的韩风摔得五脏六腑掉了个个儿。白雪不给他任何喘息机会，拉着他拼命逃跑，很快就听到了后面的惨叫声。

他们回头望去，后面已是血流成河，路上行人皆已化为血水。

“不会吧？！”韩风惊恐万分。

一阵风从身边扫过，不速之客已追上他们。

“为何要逃呢，你身后的一切可都是因为你们而造成的哦。”敌人吃吃地笑着，整个一幅变态的嘴脸。

然而他再也笑不下去了，他的身子不断膨胀，像个气球一样越来越大，终于到了极限。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，“气球”爆炸了，血溅得满地都是。

白雪的脸色大有好转，韩风知道事情结束了。

“第一次，他被我拥抱；第二次，他擦过我身边。露出这样的破绽是他的失误。”

“既然你能够除掉他，为何把他引出来还伤及了无辜呢？”韩风大惑不解。

“我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，我需要利用的是他杀人时所溅上的血。第一次我确认他的DNA和我相同，所以不能用我的血。第二次我将他身上所溅到的血液塞入他的身体并大量复制，加上他身体由于血液排斥作用而产生出来的白细胞数目的不断增加，才使他的身体不堪负荷而发生